

江南潮

细嗅蔷薇(四首)

交接辞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以至于
海面上呈现出久违的
浩浩

仿佛是一万头牛在反刍
开锅的星海湾
让一些脆弱的心灵
开始翻江倒海

有的人平静如水
有的人声嘶力竭
真相的兰花指更多时候
只是一个回车键

那些心有猛虎的人
他们只是太爱母亲的补丁
从而选择了顶针

西阁街

西阁街是徐州的一条街
读军校那一年
统共我也没走过几次
这条街
就在我的记忆里
消逝得无影无踪
后来同学聚会
我们把深夜的西阁街
喝得大雨如注

同学们谁也不知道
西阁街如此撕心裂肺
是不是在为一个清白的灵魂
伸冤
而经过这场大雨的冲刷
西阁街不再坑坑洼洼

无用之伞

出门遇雨
折回家取伞
再出门雨已停
伞
遂成无用之物

拎着一把无用之伞
我也像个无用之人
被雨戏谑着
在拥挤的公交车里
晃过来晃过去

到了车站
我便被遗弃了
但我还是紧紧拎着雨伞
想想它收放自如
我也暗自硬气了不少

夏夜看球

当我慨叹廉颇老矣的时候
C罗的点球

H李皓

没有骗过奥布拉克的十指关
我说这是时间
没有给C罗留下足够的缝隙
斯洛文尼亚的门将
让这个夏夜变得格外漫长

英雄迟暮的泪水
在120分钟里毫无建树
我看着那个自律的身影
还在对方禁区里拼命奔跑

与其说是科斯塔拯救了葡萄牙
不如说时间在眷顾一群
始终没有放弃的人

时间差一点就打败了他们
你看看侃侃轻易就露出了疲态
他一转身
欧洲杯险些爆冷

想想自己，多少有些悲催
这些年我熬过了无数个夏夜
如今依然还是个看客

球赛结束了，窗外下起了雨
汽车溅起的水声此起彼伏
我不知道，一个前锋的足球生涯
究竟能有几次面对空门？

玫瑰苑



七夕之夜(外一首)

H小月昱

故事以叮咛开头
葡萄架竖起了耳朵
喜鹊不在人间
秋虫絮叨诗话
夜风正被万物撩拨
村塘用双眼
盛住所有的星落
如果要问
此刻想做什么
我真想伸手
拈掉那条白色的长河

织女

在流传千年的剧本里
她没有选择当一只田螺
也没有变成受伤的白狐
而是跳进穷男人即将途经的湖里
把衣服全留在岸上
月老沉默，说不清是谁主导的阴谋
一个没安好心，一个纯属故意
他们点燃了人间烟火
仙女从此变农妇
不问东西。也没有人拷问逻辑
任由她把天上云织成了人间布
即便她最后全身而退
也还有同样血统的女人在人海流连
她们不知道
——自己并非只是单纯的人类

南太湖散页

无花果(外二章)

山楂树附近
有棵无花果树，那是我家丈母
娘种下的

在秋霜的冷意中，已经衰弱地
退去那勃勃生机姿态

在秋雨中，她用尽心心血的能量，
孕育出最后的一个秋果

那弱小紫酱色的果子，喂饱那
只小鸟

而在冬日阳光下，无花果结束
它生命的价值

有时候，也许我们的价值，不
是你存活多少年，而是在生命的某
个点位所付出的热量，能燃烧多少
光芒

山楂树

窗下山楂树
何时种下，不得而知
也许，隔壁大妈种的
去年，还没结果，如今果熟了
深秋凉风里，山楂红透了
诱惑我，真想去尝她一下滋味

山楂树之恋
姑娘站在山坡上，有她的乡愁
在远远的北方
所以，江南少见山楂

山楂树在多雨的江南
怀着一份爱，来到他的家乡
不适应的潮湿心，在迁移中被



异地同化，倔强地开了花

山楂红红的
在我的眼下，忍不住激动
我摄下那一串串动人的山楂

我和诗人散步

我有个朋友是诗人，偶然，我
与他相遇，在阳光落下的傍晚散步
我的脚步实朴，显得平淡，没有
理想的碎步

他的脚步优雅，显得深沉，有
韵律

我们边走边聊，离不开疫情话
题，疫情锁着我们的生活，困惑
人们的思维，传染一种悲哀情绪

诗人告诉我，阳光的余晖露出
残红，岸边的水随风会波动，傍晚
远远望去还有一片彩云

我才觉得是这样景象

H周根林

我和诗人的感悟就是不一样，
诗人总是感知在我前面，看得见事
物内核的聚变，而我只能从外表目
测事物的虚实

每隔一段时间，我就看看诗人
脚步，他的脚步踏出比我更远的步
伐

诗人说：他想写一首诗，否
则，日益增长的郁闷，就会向抑郁
发展

我说：我想发牢骚，骂个娘，
这样痛快

诗人笑了

当然，诗人不会说脏话。他的
逻辑思维，在空旷原野荡漾，我看
到诗人站在柏拉图脚下

我们散步结束，看到远方路灯
光束，心情有些放松

然而，我出一身汗，不知诗人
是否出汗？

投稿邮箱:

wy71325@163.com

